

●「汉」刘安等撰 胡安顺 张文年 等译

白话淮南子

● 中国传统文化丛书

三秦出版社

汉 刘安等撰 胡安顺 张文年 等译

白话淮南子



三秦出版社

中国传统文化丛书

白话淮南子

- 著 者 [汉]刘安 等撰
胡安顺 张文年 等译
-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新华书店经销
- 社 址 西安市精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
- 电 话 (029) 7264325 7263801
- 邮政编码 710003
- 印 刷 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
- 开 本 787×1092 1/32
- 印 张 26,625
- 字 数 543千字
- 版 次 1998年1月第1版
1998年1月第1次印刷
- 印 数 1—6,000
- 标准书号 ISBN7-80628-118-5/G·23
- 定 价 25.00元
-

中国传统文化丛书



目 录

卷 一	原道	(1)
卷 二	俶真	(39)
卷 三	天文	(75)
卷 四	地形	(128)
卷 五	时则	(152)
卷 六	览冥	(186)
卷 七	精神	(206)
卷 八	本经	(236)
卷 九	主术	(264)
卷 十	缪称	(331)
卷十一	齐俗	(370)
卷十二	道应	(420)
卷十三	汜论	(479)
卷十四	诠言	(526)
卷十五	兵略	(562)
卷十六	说山	(608)
卷十七	说林	(647)
卷十八	人间	(688)

卷 十 九	修务.....	(748)
卷 二 十	泰族.....	(777)
卷二十一	要略.....	(828)

☆ 卷 一

原 道

【题解】

原道，根据高诱的解释，意即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，这是贯穿于全书的基本概念。

在本篇中，作者认为道是生成万物及万物发展遵循的总规律。道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它“覆天载地，廓四方，析八极，高不可际，深不可测，……横四维而含阴阳，絃宇宙而章三光。山以之高，渊以之深，兽以之走，鸟以之飞，日月以之明，星历以之行，麟以之游，凤以之翔。”道威力无穷，法力无边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，无时无刻不在作用于万物，人类只能顺应它，而不可违背它，否则就会发生灾祸。根据道的这种特点，作者认为在政治上建立礼教法制，任用贤能，都是不足取的，只有遵循道的法则，顺应自然，无为而治，才会收到大的功效。

此外，作者在本篇中还提出了形、神、气是生命三要素的观点。三者相互依存，其中形和气是物质的，神是精神的。人所以可屈伸，能视听，察黑白，辨美丑，别异同，明是非，关键在于有气和神的存在，其中神更是起着主使的作用。

【原文】

夫道者，覆天载地，廓四方，柝（tuò 唾）八极，高不可及，深不可测，包裹天地，禀授无形。原流泉淖（bó 渤），冲而徐盈；混混（gǔn gǔn 滚滚）滑滑（gǔ gǔ 汨汨），浊而徐清。故植之而塞于天地，横之而弥于四海，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。舒之幙（mì 密）于六合，卷之不盈于一握。约而能张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。横四维而含阴阳，絃（hóng 宏）宇宙而章三光。甚淖（nào 闹）而淢（gē 哥），甚纤而微。山以之高，渊以之深，兽以之走，鸟以之飞，日月以之明，星历以之行，麟以之游，凤以之翔。

【译文】

道，覆盖着上天，承载着大地，向四方扩张，向八方延伸，高不可及，深不可测，包裹着天地，使万物由无形中产生出来。它犹如泉水自源头喷薄而出，始空虚而后充盈；滚滚翻腾，汨汨奔流，由浑浊逐渐变清。道直着能塞满天地，横着能弥漫四海，用之不尽，无盛无衰。它舒散开来可以覆盖天地四方，收缩起来则不满一把。它收缩而能扩张，幽暗而能明亮，弱小而能强大，柔软而能刚硬。它横贯四方而包含着阴阳，联系着宇宙的万事万物而使日月星辰发出光亮。它极其柔和，非常纤细。山峰因它而高，渊海因它而深，野兽由于它才会奔跑，鸟类由于它才会飞动，日月凭借它才会明亮，星辰凭借它才会运行，麒麟依靠它才会出游，凤凰依靠它才会翱翔。

【原文】

泰古二皇，得道之柄，立于中央，神与化游，以抚四方。是故能天运地滞，轮转而无废，水流而不止，与万物终始。风兴云蒸，事无不应；雷声雨降，并应无穷。鬼出电入，龙兴鸾集；钩旋轂转，周而复币（zā 匝）。已雕已琢，还反于朴。无为为之而合于道，无为言之而通乎德，恬愉无矜而得于和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。神托于秋豪之末，而大宇宙之总。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，节四时而调五行。响（xǔ 许）谕覆育，万物群生，润于草木，浸于金石；禽兽硕大，豪毛润泽，羽翼奋也，角觫（gé 革）生也；兽胎不𦍋（dú 读），鸟卵不𦍋（duàn 段）；父无丧子之忧，兄无哭弟之哀，童子不孤，妇人不孀；虹霓不出，贼星不行。含德之所致也。

【译文】

远古时的伏羲、神农二王，掌握了道的根本，立在天地中央，精神和自然交融，凭借道来安抚四方。所以天体能围绕着静止的大地正常运行，就像车轮围绕车轴那样转动不止，又像水的流动那样永不停息，与万物同始同终。风起云动，事物无不相应；雷响雨降，因果相随而无穷。道的变化像鬼使神差、雷电出没，又像神龙显现、鸾鸟聚集；如钩轮旋转、车轂转动，周而复始。已经雕饰过的事物，伏羲、神农二王能使之返朴归真。他们用顺应自然的无为态度行事而与道相合，用无为的思想发表言论而与德相通，恬静谦虚而

达到了天下的合谐，包容万物、存其差异而适于物性的发展。他们的思想虽然体现在极其细微的事物之上，却能推及扩大到整个宇宙。他们的德行使天地协调，使阴阳合谐，使四季有序，使五行相配。他们关心抚育，使万物滋生，德润草木，恩及金石；使得禽兽肥大，豪毛光泽，羽翼强壮，骨角坚硬；走兽胎繁，飞禽多产；父亲不会有丧失子女的担心，兄长不会有失去弟弟的悲哀，儿童不会成为孤儿，妇女不会成为寡妇；凶虹不会出现，灾星不会到来。这是二位圣王有德所造成的结果。

【原文】

夫太上之道，生万物而不有，成化像而弗宰。跂行喙息，蠕（xuān 喧）飞蠕动，待时而后生，莫之知德；待之后死，莫之能怨。得以利者不能誉，用而败者不能非。收聚畜积而不加富，布施稟授而不益贫。旋县而不可究，纤微而不可勤。累之而不高，堕之而不下，益之而不众，损之而不寡，斫之而不薄，杀之而不残，凿之而不深，填之而不浅。忽兮恍兮，不可为象兮；恍兮忽兮，用不屈兮；幽兮冥兮，应无形兮；遂兮洞兮，不虚动兮。与刚柔卷舒兮，与阴阳俯仰兮。

【译文】

至高无上的道，生成万物而不据为己有，变化出各种现象而不去主宰。走兽、飞禽、各种昆虫都因道的作用而生成，却不知道这是道的德泽；都因道的作用而死亡，却无法对道

产生怨恨。依靠它而获得利益却不能赞誉它，由于道的作用遭受失败却不能非议它。聚积财物而不能更加富有，布施天下而不变得贫穷。它绵延无尽，不可深究，纤细渺小，不能穷尽。它堆积而不能变高，毁弄而不会变低，增加而不会变多，减损而不会变少，砍削而不会变薄，刺杀而不会伤残，挖凿而不会加深，填塞而不会变浅。它飘飘忽忽不可捕捉；若有若无功用永不完结；幽远隐微，相应而不显形迹；深邃莫测，从不轻举妄动。它与刚柔同屈伸，与阴阳共升降。

【原文】

昔者冯夷、大丙之御也，乘云车，入云霓，游微雾，骖倪忽，历远弥高以极往，经霜雪而无迹，照日光而无景，扶摇挈抱羊角而上，经纪山川，蹈腾昆仑，排阊阖(chāng hé 昌盒)，沦天门。末世之御，虽有轻车良马，劲策利锻，不能与之争先。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，澹然无虑；以天为盖，以地为舆；四时为马，阴阳为御；乘云陵霄，与造化者俱。纵志舒节，以驰大区。可以步而步，可以骤而骤。令雨师洒道，使风伯扫尘。电以为鞭策，雷以为车轮。上游于霄霓(zhào 召)之野，下出于无垠之门。刘览偏照，复守以全。经营四隅，还反于枢。

【译文】

从前冯夷、大丙驾御，乘坐着雷车，进入云层，遨游于微茫的雾气中；驰骋在隐约模糊的境域，登上高处经历远方

而达到无穷尽的地方，脚踏霜雪而不留痕迹，日光照身却不见踪影；他们随风盘旋而上，跨过高山大河，越过昆仑山顶，推开天门，进入玉皇的宫殿。末世的驾御者们，虽然有轻车良马，马鞭强劲，鞭刺尖利，却不能同冯夷、大丙争先。因此，得道的人心静无思，恬淡无虑；以天穹为车盖，以大地为车厢，以四季为骠马，以阴阳为车夫；乘驾云气升入九霄，与天地自然为伴。纵情舒心，驰骋于天地之间。可慢步时就慢步，可急驰时就急驰。让雨师清洒道路，让风伯扫除灰尘。用闪电做马鞭，用震雷做车轮，向上遨游于虚无缥缈之地，向下达到幽深无极之境，周流观览、照临各处，而始终能保持其全真，游荡往来于四面八方，而能返回到道的本源。

【原文】

故以天为盖，则无不覆也；以地为舆，则无不载也；四时为马，则无不使也；阴阳为御，则无不备也。是故疾而不摇，远而不劳，四支不动，聪明不损，而知八纮九野之形埒（liè 列）者，何也？执道要之柄，而游于无穷之地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，用上天为车盖，就没有什么不能覆盖的；以大地为车厢，就没有什么不能承载的；以四季为骠马，就没有什么不能够役使的；以阴阳为车夫，就没有什么不具备的东西。所以速度快却不摇摆，路遥远却不劳累，四肢不需劳作，耳目不受损害，却能知道天地四方的事情，其原因何在呢？就

是由于掌握了道的根本，从而能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地方。

【原文】

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。万物之变不可究也，秉其要归之趣。夫镜水之与形接也，不设智故，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。是故响不肆应，而景不一设，叫呼仿佛，默然自得。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而后动，性之害也。物至而神应，知之感也。知与物接，而好憎生焉。好憎成形，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己，而天理灭矣。故达于道者，不以人易天，外与物化，而内不失其情。至无而供其求，时骋而要其宿。小大修短，各有其具，万物之至，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。是以处上而民弗重，居前而众弗害，天下归之，奸邪畏之。以其无争于万物也，故莫敢与之争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，天下的事情不是主观所能做成的，要依靠自然的规律去推动它；万物的变化不是人能穷究无遗的，要把握其主流，使其向总的方向发展。用镜子和水映照有形之物，不需要人为的安排，而方的、圆的、曲的、直的无不逼真地映照出来。回声不是特意要呼应声音，影子并非特意为物体而生，但是呼叫的回声，物体的影子，都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产生。天生喜欢清静，这是人的天性。对外物有所感动而生情欲，这是对天性的损害。外物进入感官，精神就会产生感应，这是神智在起作用。神智加于外物，就会产生好恶之情。好恶之

情形成了，而神智被外物诱惑，不能使自己返回到天性，这就灭绝了天理。因此，能够通达道的人，不因为人事的原因而改变天性，外表和事物一起变化，但内心却不会失去本性。道虚无至极，但能满足万物的需求，它不时地运动变化着，但能控制事物向一定的方向发展。大小、长短的特征，各种事物都具备，万物的产生发展虽然繁多，但都不会离开道的规范。所以，得道者，居于上位而百姓不会认为权势重，处于人前而众人不会感到有祸害，天下的人都归附他，奸邪小人都害怕他。因为他不与万物相争，所以没有谁敢和他争斗。

【原文】

夫临江而钓，旷日而不能盈罗，虽有钩箴芒距，微纶芳饵，加之以詹何、娟嬛之数，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。射者扞（gǎn 赶）鸟号之弓，弯棋卫之箭，重之以羿、逢蒙子之巧，以要飞鸟，犹不能与罗者竞多。何则？以所持之小也。张天下以为之笼，因江海以为之罟，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！故矢不若缴，缴不若无形之像。夫释大道而任小数，无以异于使蟹捕鼠、蟾蜍捕蚤，不足以禁奸塞邪，乱乃逾滋。

【译文】

到长江垂钓，全天所钓之鱼装不满一筐，虽然钓针尖细且带有锋利的倒钩，钓绳纤细，鱼饵芳香，加之又有詹何、娟嬛那样高超的技术，还是不能和用网者所捕之鱼相比。射箭的人安装鸟号之弓，张开棋地之箭，加之有后羿、逢蒙子那

样的射技，来射取疾飞之鸟，所获之数依然不能和张网捕鸟者相比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所用的工具太小了。如果张开天下把它作为笼子，用长江大海作为罗网，又怎么会有逃走的鱼和鸟呢！所以，普通的箭不如系有丝绳的箭，系绳的箭不如无形的大网。所以说丢下大道而使用小技，与让螃蟹捕鼠、癞蛤蟆捉跳蚤没有什么差异，不能够用来禁止奸佞，杜绝邪恶，祸乱反而会越来越多。

【原文】

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，诸侯背之，海外有狡心。禹知天下之叛也，乃坏城平池，散财物，焚甲兵，施之以德，海外宾伏，四夷纳职，合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，则纯白不粹，神德不全。在身者不知，何远之所能怀！是故革坚则兵利，城成则冲生，若以汤沃沸，乱乃逾甚。是故鞭噬狗，策蹄马，而欲教之，虽伊尹、造父弗能化。欲害之心亡于中，则饥虎可尾，何况狗马之类乎！故体道者逸而不穷，任数者劳而无功。

【译文】

从前，夏代的鲧修筑三仞高的城墙，导致诸侯背叛了他，四海之外的人都产生了狡诈之心。夏禹得知天下背叛了鲧，便毁掉城墙，填平护城河，发放财物，销毁铠甲兵器，向人们布施恩德。于是四海内外全都归服，诸侯朝贡，他在涂山大会诸侯时，奉玉帛前来朝拜的就有上万个诸侯国。所以，如

果胸中隐藏着巧诈之心，那么原本纯白的道就不精纯了，精神专一的德就不完全了。连在身边的人都不了解，怎么能使远方之人归服呢！所以皮甲坚硬，则兵器就会锋利；城墙修成，则攻城的战车便会随之产生，犹如用开水浇息滚沸的水一样，只会乱得更加厉害。因此，抽打咬人的狗，鞭打蹶蹄的马，想驯服它们，即使是伊尹、造父这样的人也难改变它们的性情。如果将贪婪和伤害他人的念头从内心消除掉，那么即使是饿虎也可以使之尾随，何况是狗马之类的呢！所以，依道行事的人安逸而作事顺达，玩弄技巧的人辛劳而没有成效。

【原文】

夫峭法刻诛者，非霸王之业也；垂策繁用者，非致远之术也。离朱之明，察箴末于百步之外，不能见渊中之鱼；师旷之聪，合八风之调，而不能听十里之外。故任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。修道理之数，因天地之自然，则六合不足均也。是故禹之决渚也，因水以为师；神农之播谷也，因苗以为教。夫萍树根于水，木树根于土，鸟排虚而飞，兽蹢（zhí 直）实而走，蛟龙水居，虎豹山处，天地之性也。两木相摩而然，金火相守而流，员者常转，窾（kuǎn 款）者主浮，自然之势也。

【译文】

严厉的刑法，苛刻的诛罪，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手段；快

鞭驱马，不是到达远方的根本办法。离朱的眼睛明亮，能够明察到百步之外的针尖，却看不见深渊中的鱼；师旷耳朵灵敏，能分辨得出多种音色的乐调，却不能听到十里之外的声音。所以，凭一个人的能力，无法治好三亩见方的家业。遵循道的规律，顺应天地的自然之性，那么天地四方还不够他治理。所以大禹疏通河道时，把水的运动规律作为治理方法；神农播种百谷时，根据禾苗的生长规律来施行教化。浮萍生根在水面，树木扎根于土中，禽鸟凌空而飞，兽类踩地而跑，蛟龙居住在水中，虎豹生活在深山里，这都是天地万物的规律。两木磨擦而燃烧，以火冶炼金属则成溶液，圆形之物往往转动，中空之物容易飘浮，这都是自然的属性。

【原文】

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，生育万物，羽者卵伏，毛者孕育，草木荣华，鸟兽卵胎。莫见其为者，而功既成矣。秋风下霜，倒生挫伤，鹰雕搏鷃，昆虫蛰藏，草木注根，鱼鳖凑渊。莫见其为者，灭而无形。木处榛巢，水居窟穴，禽兽有芄，人民有室，陆处宜牛马，舟行宜多水，匈奴出秽裘，于、越生葛絺(chī 吃)，各生所急以备燥湿，各因所处御寒暑，并得其宜，物便其所。由此观之，万物固以自然，圣人又何事焉！

【译文】

所以，一旦春风吹拂，甘雨便会降临，万物就开始生长发育。长羽者卵生，长毛者胎生，草木发芽开花，鸟兽通过